

通俗文艺小丛书



· 小 小 說 ·

跃进年头

姚鼎生等著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王四叔上学.....	金馬行 (1)
大字报的故事.....	林孝章 (5)
搶回时间.....	原 牧 (11)
跃进灯.....	周 光 (16)
城乡姻緣.....	鼎 生 (20)
深山探宝.....	林开綏 (28)
跃进年头.....	陈章武 (36)
双鐮犁的故事.....	苏駿声 (41)
閑不住的人.....	郭积昌 (47)
老实話.....	黄 蜂 (52)

王四叔上学

金馬行

下午，小香又来了。她对王四叔說：“今晚該上学了吧？”

小香是夜校教师，每次来，王四叔总是說：

“好！好！今天沒空，明儿一定去！”

話倒干脆，明天还是老样。可是，今天一切工作都要大跃进，不同往年，民校教师勁头也特別大，今儿不来，明天再动員。王四叔这里，小香一共来过十五趟了。

这次，王四叔皺了皺眉头說：“我四十岁了，还上学嗎？”小香笑着說：“五十岁、六十岁的人都上学，你去看看！”

王四叔沉思了一会，說：“我姪子也上夜校，叔姪在一道，別叫人笑掉門牙呀！”小香說：“人家老姜头不是三代人都上夜校嗎？”

王四叔过去念过一年私塾，没事时间问看看，倒也认得几个字。这天給小香纏得没法，只得說：“好吧，那就今晚去！”等小香走出大門，他又轉了念头，悄悄地对自己說：“夜校能认得几个字！”

吃过晚飯，村里老少多半都上学去。这晚月色很好，村野显得格格外靜穆。王四叔踱着慢步去找陈老汉閑聊。陈老汉孩子說是上夜校去了，王四叔嘟囔着說：“五十多岁人，上什么夜校！真是！”

他轉身朝賈七爷家走去。經過夜校門口，听見里面吟吟哦哦的，一片讀書声，好不熱鬧，王四叔忽然想：“进去看看也好！”

屋梁上一盞汽灯照得象大白天，屋里滿是人，坐的坐，站的站，从窗口往里看，陈老汉正伏在桌上写什么。王四叔站着观望，忽然背后走来一个梳辮子的姑娘，定睛一看原来是小香。她一边拖着王四叔往教室里走，边嚷着說：“王四叔来上学了，大家欢迎！”教室里立刻劈劈拍拍地响起一片掌声。他紅着臉說：“不！不！我是来玩的！”小香笑着說：“不上学，玩一会也行！”

这时，陈老汉抬起头来说：“王四叔人家可认得不少字，哪要来上学。”

一些年轻娃娃不肯认输，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：“顶多认得十个字吧！”“他认识的，我们早认得！”“……”王四叔说：“别逞嘴，我写几个你们认认。”大家说：“好！写出来！”他拿起粉笔，想了一下，就在黑板上一笔一笔写开了，写好，大家一看，只三个字——“盐”，“糖”，“油”。这些，大伙早就念过了的，便哄然笑起来：

“谁不认得！”他说：“说说看！”大伙齐声念了一遍。他看都念对了，没办法地点了点头：“猜对了。”但是心里还不服气，说：“再写一个！”大家说：“写吧！”他竭力想找一个笔画多的字来难倒他们。可是想了好一会没想出，大家不觉都笑起来。过了一刻，居然想着了。谁知大伙没等他写完早就念出来了：“蒜字！”跟着，教室里的人又笑了一阵。他心里仍有点不服气说：“还有几个难字呢，可惜一时记不起了！”这时，有几个后生媳妇说：“王四叔，我们写几个你认认，好吗？”王四

叔忙說：“好，你們寫！”一個矮个^子媳婦搶着上來寫了兩個簡體字：一個是“業”，一個是“嚴”。他看了不覺吃了一驚：“這兩個？……”不說可又不行呀！他只好硬着头皮說：“這那是字！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。有一個把課本翻開來叫王四叔瞧：

“喏，這不是嗎？”他看了，臉上一陣熱，心里有說不出的慚愧，覺得自己實在不行，比不上人家。這當兒第二堂上課鐘响了，教室里馬上靜下來。小香指着一張椅子說：“王四叔，就這邊坐吧，現在上課了。”這一來王四叔可不好意思離開，覺得實在沒有理由不學文化，便挨着陳老漢一塊坐。人都坐齊了，他環顧一下教室，全村和他上下年紀的，差不多都來了。老漢悄悄地對他說：“早曉得你要來，我剛才就邀你了。”王四叔說：“明天我邀你一起來。”

打這晚起，王四叔算是夜校的學員了。

大字报的故事

林孝章

初春，山顶上的莲岗社，仍然是寒风冷冽，霜雪遍地。

午饭后，社员冒着严寒出工去了。村大厅有三位年过半百的老汉，烤着火笼，谈论着大厅墙壁上贴的大字报。识几个字的张大伯，手拿竹烟杆，边看边念：

“梨花桂英是一担，请你不要当懒汉。”

老头们听的哈哈大笑，张大伯继续念：

“今年全社粮食要增产四成四，茶叶增产三成，完成这个光荣任务，我们全村妇女要和男人一样，拿出劲头，比先进，现在村里就是梨花和桂英两位还是老样子，烤着火笼穿着袜，东跑西溜，希望你俩不要再当懒汉了。

三队全体女社员”

“真不简单，要和男人赛跑呀！”聚神倾听的叶克成老汉感叹说。

“唔！现在妇女的腿比男人还长，山下的妇女早就下田了。就剩下我们这些背上二块棺材板的人才闲着。”另一个老汉附和着。

真凑巧，就在这时，梨花烤着火笼向大厅走来，她刚刚踏进大厅门口，张大伯就打招呼：

“来！梨花，我念给你听听。”

斗大的字不识的梨花，凑近张大伯身边，听张大伯一字一字地念，没念一半，她的脸唰地红到耳根，身上好象千百条鞭子抽打下来，站也站不住。只见嘴角一撇，诅咒道：“腿长在我身上，凭她们怎么样！”身子一扭，走了。

吃了晚饭，梨花破例地就上床睡觉，丈夫光兴从县里买农盐回家以为妻子不舒服，问她几句，梨花不理，就不打扰她，到社长家去。梨花气得更睡不着。“她们笑我女懒汉，写大字报，现在连丈夫也看不起我。”越想越气，最后下定主意：回娘家去！非等大家忘了这件事不回来。天亮时，她推醒

了熟睡的光兴：

“娘病了，我明早回去一趟。”梨花撒了一个谎。丈夫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。

天刚发白，云雾笼罩着村庄。梨花沿着村边小路，走了三个多钟头，到了娘家村里，静悄悄的。走到娘家，门上了锁，她奇怪地想：这样冷，娘到哪儿去呢？忽然看到邻居的小女孩阿妹，梨花走过去细声问了一会，才知道娘和妹妹都到南山修水库去了。“啊！娘也劳动去了！”梨花呆了一会，朝着南山走去。还没走近水库工地，就听到人群中传来坪喊坪喊的打夯声，她远远看去，两座山顶被挖平了，堵住缺口的土坝，已筑了丈把高；山弯那边一群妇女在挖土、挑土。梨花头一个看到娘，她挑着一担土，正往坝口那边走。

“娘——！”

“哎哟！梨花，你回来了。”娘把放下的担子又挑上，说：“你等一会，今天就要完成坝口工程！”说着，向坝口工地走去。

她娘把一担土挑往土坝，站在坝头，伸着脖

子，向正在山弯挖土的桃花大声喊：“桃花呵！你姐回来了！”当梨花娘第三趟挑土经过梨花身边时，太阳当午了，西村的炊烟袅袅上升，歇工的哨子响过后，母女三人谈谈笑笑走回家。

“梨姐，娘一天能评六分！”妹子自豪地说。

“人家西村的林大媽还评八分呢！”娘截断桃花的话，转过来问梨花：“梨花，你们村里妇女都参加劳动没有？”

这下可难住梨花，她只得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有，不多。”

“姐，我们社还给媽劳动手册，媽說今年她要劳动四百分，我也要劳动二百分！”妹子喋喋不休地说。

“我们队还得了红旗。阿香嫂干的可好哪，每天都评上十分！”

“唔，唔！”梨花应着，心里可很乱。

这时，一群女社員吱吱喳喳地从梨花面前走过。梨花越觉得惭愧。她想：“娘已四十多岁，妹子比自己小五岁，都参加劳动了。到处都有妇女在

修水利，积肥；我躲在娘家，多丢人！”

第二天，吃了早飯，她悄悄地对娘說：

“娘，我就要回去了。”

“你真是，才到家，不多住一两天？”娘不同意。

“不，光兴到县里去了，家没人看！”梨花頓了一下，接着說：“社里修水利很忙，我还是請假来看看你，多住了，要受批評。”

听她这样說，媽也不好强留。

梨花回到村里时，日正当午，一队队的男女社員从工地收工回来了。桂英头一个看見梨花，大声喊起来：

“呵！梨花回来了。”

“梨花，你娘的病好了嗎？”

梨花看到桂英肩上放一把鋤头，吃了一惊。她支支吾吾应声：“好些，好些！”

“看，我們的队还夺得紅旗呀！”站在旁边的雪英，兴奋地把旗子举起来。

“明天跟我們下地吧！”

“好，明天一早就去！”梨花干脆地愉快地說。她覺得自己心里从来沒有这样輕松。

第二天，村大厅的牆上，又貼出一張紅色大字報：

“梨花第一天下地，評上六個工分，現在她還向桂英挑戰，看誰的干劲大！這精神值得大家學習。

三队全体女社員”

“哈哈，进步真快！現在全村妇女沒一个閑着了！”这一天，張大伯又在大厅上一字一字的念給大伙听，自己不禁大声笑起来。

搶 回 時 間

原 牧

雨，已經下了四天了。

第二生产队队长祥生急得团团轉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气得对雨咒罵起来：“要你下，你不下，不要你下，拼命下！”

不管他怎样急，云雾把四圍的山紧紧封鎖着，雨沒有片刻停歇。

这个生产队原来計劃春节前开荒五十五亩，完成这个任务祥生是滿有把握的。可是，場长回来傳達了省农业會議以后，他覺得这数字太酸了，人家跃进是快馬加鞭，我們可落后了，不行，干劲一定要鼓起来。当晚队里决定提高为八十五亩。但沒想到雨下了这么多天，而且这样大，不到十分鐘，全身就湿透了。

雨，搶走了他們四天時間。

半夜里，祥生急得合不上眼。此刻，他竖耳一

听，瓦上的雨点不响了，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忙披上衣服走出去。仰头看看天，云縫間有几颗星儿对他眨着眼。祥生想起儿时听金老爷說的故事：天上出一颗星，管得三天不下雨，十颗星管得三个月不下雨，……望着望着，祥生下意識地数起星星来，他多么希望星星能管住雨啊！

回到屋里，点上煤油灯，他掏出本子，算了一会賬：明天是腊月十二，到春节还有十八天，如果每天多干两小时，十八乘二，一共三十六小时，四天算，仅差四小时，这不就差不多了嗎？可是，再一想，要是有意外情况呢？不，四天時間一定要在十天内搶回来！可是，時間过去了，又怎样搶呢？这可把他难住了。

“唉！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就好办了。”祥生自言自語地說。

“傻瓜，那除非月亮当太阳。”被他吵醒的妻子，在床上半开玩笑地說。

窗外，天色漸漸发白了。

“啊！天亮了！”祥生推开門，二队的队员正

向他屋子走来。

“队长，今天出工嗎？”

“出工，今天要提早出工，同志們，我們要搶回時間！”

“对！”

大伙儿一股勁的喊着。

在那长眠的荒地上，大队人馬过来了。鋤头上下揮舞，地壳层层揭开了，油亮的黑土在翻滾，早晨的霞光，又給新翻的泥土披上了粉紅色的輕紗，是那么誘人。

走在大伙前面的是維山和松言，他們紧紧相跟，一个不社一个，就象田徑場上的百米賽一样，誰都想跑在前面。原来这两个小伙子，昨天晚上就議好了：如果明天放晴，就进行比賽，看看誰能領先。維山下决心要把松言丟在后面，悄悄地把三斤半的鋤头换成五斤半，意料不到的是，松言帶來的也是一把五斤半的山鋤。

这一天，比平时多干了两个半鐘点。可是距离

四天時間却还差得远。

队会結束已經是九点半了。皎洁的月光把大地鍍上了一层銀色。祥生、維山、松言同路回家去。

“呵！今天是阴历十四！怪不得月亮这么亮。”

走在稍后的祥生見这片月光，想起老婆的話：

“一天要有四十八小时，除非月亮当太阳。”心里不由一动，对伙伴们說：“这月亮不輸太阳，如果現在开荒一定行。”

“現在开荒？”松山重复了一句。大伙儿环顧了一下四周，远近各处的山、树、房屋清晰可見，祥生強調說：“行，我們如果不設法搶回時間，八十五亩的任务就很难完成。”

維山一听，一百个同意：“这个主意不錯，月亮下开荒，新鮮！”

祥生心里暗暗琢磨：明天，后天，一直到十八、九，都有月亮，如果全队都来，干上他三个钟点，不又抵得上两天嗎？再加上每天多干两小时，耽擱的四天不就补回来了？說不定还会超額呢！越想越得

勁：“干吧，我們先動手，松山去動員全體隊員！”

比風刮得還要快，松山回村里，拿起廣播筒一喊，全隊的人都趕到了。一上荒地，祥生稍為一說，大家話就拉开了。

“躍進就要有躍進的樣子，”很少說話的老采，第一個發言：“人家合作社晚上點汽燈修水利，我們為什麼晚上不能干呢？”

“點汽燈還花錢，我們是月亮汽燈，免費供應。”維山幽默地說。

人群里泛起一陣笑聲。

“今年不能再按老皇曆辦事了，得變變了。一九五八年嘛！”老南伯意味深長地說。

心里还有点犹豫的今順小聲地說：“晚上干就是冷一點。”

“冷？！冷能抗得住鋤頭？”幾個人齊聲沖了他一句。

月光下，全部隊員揮舞着鋤頭。“搶回時間，把月亮當太陽！”响亮的口號和銳利的鋤頭沖擊着荒野的寂靜。